

岁月留痕

花草在右 蔬菜在左

孔祥秋

门前的四级台阶空着,妻子便将屋内的花草搬出,一一摆放开来,她觉得这既是一种装点,再者,出出进进也正好顺便打理。

花草,也是我的喜欢,尤其是那年迁了新居,购文竹、绿萝、蝴蝶兰、散尾葵……阳台与客厅的各处,不几日就红绿便是。喷壶、小铲、小钉耙,这些侍弄花草的工具也买了个一应俱全。根肥、叶面肥等等,也备了一样又一样,一时间轰轰隆隆,似乎要干人生的一件大事。

哦,也算大事吧,想这大半辈子了,风闲云闲,却没有定下神来做过什么,难得我如此认真一回。

男人,总是手粗心粗,任我不停地忙碌,那些原本茂盛的花草,不多久渐渐呈衰败之势,直惹得我灰心丧气,巅峰的情感已过,阳台上便是荒盆闲瓶一片。

我自认是一个很长情的人,比如倾心于翠鸟,都是不离不弃地追踪,直到它消失在大雪中。比如我钟情于野鹤,一整个冬天我总是驾车前往那无人旷

野,直到它归去于春风。或许爱应该有自己的方向,更應該有自己的方式。花草我爱,却不善于守护。

妻子将花草最终是摆放在门口左边的,那边的空闲的确更大一些。浇水,施肥,分盆,她忙得尽心,花草长得可人,今天两朵茉莉,明天一串长寿花,就连那让我摆弄得奄奄一息的蝴蝶兰,也冒出了新叶。

见妻子花草之事风生水起,又惹我一时手痒。自知这般小有风雅的植物,于我是不易的,心就有些怅然。忽然有一天,那卖黄瓜的大哥穿街而过,让我一时茅塞顿开。我,毕竟在乡下老家实实在在地待过十多年。急急忙忙翻出十多个小塑料桶,栽了茄子,种了辣椒,点了豆角,虽然晚了些时令,但我是信心满满。

这些乡间的蔬菜,果然是适合我这性情,开花,结果,那是有模有样,更有两棵豆角的藤蔓,一路高歌上了高墙。一时间,这高枝大叶的蔬菜,那气势让那些花草显得有些情长气短。妻子笑

了笑,将她们的花草悄悄移到了门的右侧去了。

从此,门右是她们的花草,门左是她的蔬菜,各守一方宁静。偶尔也有蜜蜂和蝴蝶来,这边也忙,那边也忙,不知道会不会诧异这截然不同的滋味?

在城市里种花草,大抵是理所应当,而种蔬菜是有些另类的思维,也就惹了一些人的好奇,那些来往的人,常常就驻足在门左边,特别是上了几岁年纪的老人,神情里多有留恋,有时候还会兴致勃勃地,对那些茄子、辣椒评头论足一番。或许在他们心里,有那沉淀在心头的心乡情结吧,一抔土,一份安然;一棵蔬菜,一份怀念。

门右,是少有人停下来说些什么的,我似乎有些得意,便调侃妻子说花草是曲高和寡。

其实我的蔬菜长得并不是那么枝繁叶茂,在有些人看来,这些秧苗遇到了我,似乎是一种悲哀,那方寸的地方,毕竟瘦土薄肥,生命终究不能尽情地大开大合。我倒不这么认为,在这高楼

缝隙里,抽一抹绿,结一个果,是这些蔬菜不同的岁月。

曾有朋友说我是流浪在都市里的红高粱。的确,流浪是真,高粱是真,尽管这半生未曾籽粒丰硕,但却是别样的滋味。流浪的高粱,多像一个童话?童话,都是那么动人的,至少,这打动了我自己。

妻子平日里也写些文字,懂花草的她,却写的都是日常烟火。我擅长摆弄蔬菜,写的文字却大都是幻感感叹。女子虽然爱云端的浪漫与幻想,或许下岗心来,却更专心于油盐酱醋。而男人,哪怕躬耕于田垄,也常常仗锄望远,那天边的云朵,是男人灵魂的呼吸。我想,偷偷去购一注彩票,是不是这种心理的使然?

无论多苦多难,没有不挣扎的男人。

妻子花草的高雅在右,她却务实;我蔬菜的乡俗在左,我却务虚。我们,是不是有些左右难辨的意思?说起来这就是日子,这就是生活,左右相生又相克。

人生百味

父爱的食单

张强强

林语堂先生说过:人生幸事之一是吃父母做的菜。以此为标准,那我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小时候,我的身体很差。为了让我能够健康地成长,父亲苦练厨艺,还买来很多本菜谱用心琢磨。没多久,心灵手巧的父亲就能做出诸多美味佳肴。在我的印象中,只有我不想吃的菜,而没有父亲做不出来的菜。母亲为此经常感慨:“真是可惜你爸的天赋了,早知道就让你爸去学厨师了。”父亲做的菜不仅滋养了我的身体,还慰藉了我的心灵。

记得我大学毕业刚工作之初,薪水微薄,工作繁重,经常加班到深夜。我常常觉得委屈,心灰意懒,连吃饭都没有胃口,一个月的时间里竟然瘦了十斤,父亲将一切默默地记在心里。

一日深夜加班回到家,打开门的瞬间,一股让人无法抵抗的浓香窜进鼻孔,唤醒了疲惫不堪的味蕾。我三步并作两步快速来到餐厅,餐桌上摆着一盘色如玛瑙的美食,红亮油润的肉块整齐地码放在莹润的白瓷盘中,正肆无忌惮地弥漫着诱人的香气。这时,父亲端着饭从厨房走了出来,兴高采烈地说道:“我今天学了一道新菜——东坡肉,这可是我用两瓶珍藏的好酒特意找别人学来的手艺,你赶紧尝一下,给点意见。”眼前的美食令我食欲大振,我急忙坐下拾箸而起。夹起一块送入口中,轻轻一咬,外层的肥肉即刻化开,肉质肥而不腻,细细地咀嚼,淡淡的甜味和浓郁的肉香交织在一起,热烈而绵长。就着这一盘东坡肉,我连吃了两碗米饭,甚至盘子里的汤汁都被搜刮得一干二净。

我一脸腴足地倚靠在椅背上,工作一整天的疲惫仿佛一扫而光。我竖起大拇指夸赞道:“真是人间美味啊!老爸你的手艺绝了!”父亲反问道:“那你知道东坡肉的来历吗?”我满脸懵懂的问号,父亲抿嘴而笑,然后口中缓缓念出:“洗净铛,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然熟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父亲语重心长地说道,那是苏东坡人生中最昏暗的一段时光,可他并没有因此气馁,反而更加用心地生活,流芳百世的东坡肉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见我若有所思的样子,父亲哼着歌收拾好碗筷走进了厨房。从那天起,我一改往日的颓废,用心地生活,通过努力重新找到了喜爱的工作,迎来了人生中的高光时刻,可以说父亲的美食居功至伟。

近几年,父亲的“烹饪情结”愈加热烈,更加喜欢在餐桌上琢磨。父亲经常拿着手机刷各类美食视频,跟着美食博主学做菜,还专门买了带日记本和笔,随时记下各种美食的做法。父亲又别出心裁地制作了一份电子菜单,发到了我的微信里,告诉我我想吃什么可以随时点单。我曾和父亲开玩笑说他的水平都赶得上五星级大厨了,怎么还这么热爱学习啊!父亲反而笑着回道:“活到老学到老嘛!而且我的客人挑食欲得很,只好不停地与时俱进喽!”我瞬间语噎,因为全家唯一挑食的人就是我,母亲听了也在一旁大笑不止。

时光翩跹而过,品尝过的美食越来越多,让我的味蕾愈发挑剔,但父亲的食单上的每一道菜都是我独一无二的挚爱。父亲的食单,不仅仅是一日三餐,更是最动人的温馨陪伴。它让我念念不忘,更让我懂得人生真正的幸福莫过于此。无论岁月如何更迭,那份温暖与爱意始终如初。

如何让父母“快乐”?

洪礼顺

在人生的长河中,我们如同一艘艘航船,随着岁月的波浪缓缓前行,而船头那盏温暖的灯塔,始终是父母那感爱的目光。而我们,也总是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父母在快乐中安度晚年。然而,“父母的快乐”却经常对我们误解和扭曲。回望过往,我愈发深刻地感受到,我们所认为的父母的“快乐”与他们内心真正感受到的快乐之间,往往存在着一条不易察觉的鸿沟。

年轻时,我们总以为让父母快乐就是给予他们物质上的满足——宽敞的房子、丰富的晚餐、节日里的礼物……每当看到父母脸上洋溢的笑容,我们便以为那就是他们内心最真实的快乐。我们努力工作,拼命赚钱,只为在节假日能带着他们旅行,购买那些他们或许从未提及却在在我们眼中代表着幸福生活的物品。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渐渐发现,这些外在的给予,虽能带来短暂的欢愉,却难以触及父母心灵深处那份最纯粹的快乐。

步入中年,经历了生活的风雨而,我们开始学会换位思考,尝试从父母的角度去理解他们的快乐。原来,父母的快乐,更多地是源自子女的陪伴、理解与尊重。是周末回家时那一桌热腾腾的饭菜,是晚饭后一家人围坐一起闲聊的温馨时光,是遇到困难时子女坚定的支持与鼓励,是生病时床前那无微不至的照顾。这些看似平凡的日常,却是父母心中最宝贵的财富,是他们晚年生活中最温暖的阳光。

父母的快乐,不仅仅是形式上的相聚与物质的堆砌,更是心灵与情感的深度交融。于是,我们开始更加注重与父母的情感交流,更愿意默默地倾听他们已经讲过千万遍的过往的故事,我更愿意分享我们当下的生活中那些充满生活味十足的简单而又丰富的琐事见闻点滴,时光在流逝,父母在岁月的长河中逐渐淡出了生活舞台,这时的他们,最容易感受到的是青春落幕后的落寞与孤独。

此时的我们,不妨放慢脚步,不再一味地追求事业上的成功与名利场上的风光,而是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家庭中。在周末的午后,我们可以泡上一杯清茶,与父亲一同探讨生活的智慧与技巧;在黄昏的公园中,我们可以挽着母亲的手,听她讲述那些关于青春、关于梦想的美好记忆。这些平凡而又温馨瞬间,正如细水长流,滋养着父母的心田,能让他们在简单中感受到幸福与满足。

父母的快乐,其实就藏在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日常之中。它不需要华丽的辞藻来修饰,也不需要昂贵的礼物来证明。它就像一缕温暖的阳光,悄悄地洒在心间,让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始终感受到家的温馨与力量。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顺从父母的想法与心愿,让他们在自己喜欢的地方,做自己喜欢的事,扮演自己喜欢的角色。

来重庆,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找到这家面馆,再来一碗重庆小面。

“那好啊,我这里的小面做了几十年了,味道正宗,你喜欢就多吃点!”大姐听了阿杰的话,笑着去招呼别的客人了。

阿杰又吃了三口面,身上、脸上已经汗涔涔了。就是这热腾腾、辣乎乎的味,阿杰这一辈子也忘不了。

阿杰一边吃着小面,一边回忆着十几年前的味道,眼睛恰好看到了收银台旁贴着一块告示:1.本店六十岁以上老人凭身份证免单。2.如果你在重庆遇到了什么困难,别客气,在本店吃一碗小面,吃完就走。

看到这个告示,阿杰的眼泪瞬间就涌了出来。“怎么了,辣得受不了了?”大姐又跑过来关心阿杰。

“嗯哪,太辣了,不过不要紧,我缓一缓就好,你去吧!”

阿杰支开了大姐,让眼泪尽情地流淌。吃完面,大姐还在忙,阿杰也没和大姐打招呼,偷偷地把两碗面的钱,压在了面碗底下。

生活感悟

周末观影

代宜喜

炎炎夏日,阳光似乎将时间缓缓拉长,让周遭的空气弥漫着一种难以名状的躁动与沉闷。在这样的周末,对于许多渴望逃离酷暑的人们而言,“宅”在家中吹着空调是最舒服的选择。妻子却说,单位发的电影票还没用呢,不如去看场电影,还有生日蛋糕券,一并享受了。

女儿闻言,快乐得跳了起来。我们一家三口先搭乘公交,随后踏着轻快的步伐,穿梭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取票、入场、落座,这些日常的动作,在今天却显得格外庄重,因为它们承载着我们对共同时光的珍惜与期待。随着电影院内灯光逐渐暗下,大银幕上,《解密》的片名缓缓浮现,这是一部讲述上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与敌特分子在隐蔽战线斗争的影片。尽管我被影片的精心编排深深吸引,但思绪却不由自主地飘回了自己的青春岁月,那段与电影紧密相连的时光。

作为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人,电影对我来说,远不止是娱乐的消遣,它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编织梦想与记忆的桥梁。记忆中的夏夜,星空璀璨,村里会放映露天电影,村里的空地上会扯起一块大大的白色幕布,村民们或扛板凳,或提马扎,手持蒲扇,领着家人,满怀期待地聚集一堂。没有座位的人甚至转到背面观看,大家一边嗑着瓜子、吃着花生,一边紧盯着银幕,那份纯粹的快乐与满足,至今仍让我回味无穷。

那时的电影,没有华丽震撼的特效,却以质朴和真诚触动了每一个人的心。《地道战》中的智勇双全让我热血沸腾,《咱们的牛百岁》里村民的勤劳与淳朴让我心生敬意,《牛郎织女》的爱情传说则在我心中种下了对美好情感的向往。这些经典影片,如同夜空中最亮的星星,照亮了我的童年,也指引着我前行的方向。

岁月匆匆,转眼间,我已从那个扛着板凳看电影的孩子成长为在职场上独当一面的年轻人。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变革与梦想依旧清晰如昨,我与妻子的相遇相知也始于一场电影——《泰坦尼克号》的浪漫与悲壮让我们的心灵产生了共鸣,电影成了我们情感的纽带,让我们的心紧紧相连。那段时光,如同电影中的经典场景,永远镌刻在我的记忆深处,成为我青春岁月中最宝贵的回忆之一。

如今,科技日新月异,观影变得轻而易举。然而,那份在电影院里与家人共享光影的温馨与激动却似乎变得稀缺。妻子的提议让我重拾了对这种体验的渴望。今天,当我们一家三口坐在电影院里,共同观影时,那份久违的感动与幸福再次涌上心头。

周末家人共同观影,不仅仅是一种消遣方式,它更像是一扇窗,让我得以窥见往昔的纯真与美好;它更像是一把钥匙,轻轻打开记忆的大门,让我穿越时空的隧道,与那些关于成长、家庭与岁月的温馨片段重逢。



快乐漂流 刘传君 摄



陪你看日出日落 杨妹 摄

凡人心迹

牵起母亲的手

许海利

母亲的反应,深深刺痛了我的心。认真想想,已经多少年没和母亲牵过手了?似乎从我上初中以后,就再也没有过。小时候,母亲牵起我的手,感觉她的手光滑柔软,而如今,当我牵起她的手,感觉上面老茧遍布,粗糙得如同枯树皮一样,很扎手。

母亲是个地道的农民,年轻时身体略显瘦弱,却有一双粗壮有力的大手。她的手掌纹路很深,纵横交错,关节粗大突出,好像有用不完的力气。春秋收秋,挑水担柴,洗衣做饭……母亲的这双大手,就像上足了发条的机器,一年四季,不知疲倦地劳作着。母亲靠着这双大而有力的手,辛苦劳作了几十年,让我们家从贫穷走向富裕,慢慢过上了好日子,可生活的重担,压弯了母亲的腰,也让她这双手从灵活变得笨拙,从光滑变得粗糙。

小时候,无论跟着母亲走到哪儿,她都会习惯性地牵起我的手。如今母亲老了,无论她跟我走到哪儿,我也会习惯性地牵起她的手。每次陪母亲外出散步,无论在嘈杂的闹市,还是在安静的公园,我都会像小时候母亲牵着我的手那样,很自然地牵起她的手。

如今,我长大了,母亲渐渐老了,在大庭广众之下,当我们再次牵起手,明显感觉母亲有些不自然了,她胳膊僵硬,还几次试图抽离我的手掌,若不是我攥得紧,

她的手早就挣脱开了。母亲的反应,深深刺痛了我的心。认真想想,已经多少年没和母亲牵过手了?似乎从我上初中以后,就再也没有过。小时候,母亲牵起我的手,感觉她的手光滑柔软,而如今,当我牵起她的手,感觉上面老茧遍布,粗糙得如同枯树皮一样,很扎手。

母亲是个地道的农民,年轻时身体略显瘦弱,却有一双粗壮有力的大手。她的手掌纹路很深,纵横交错,关节粗大突出,好像有用不完的力气。春秋收秋,挑水担柴,洗衣做饭……母亲的这双大手,就像上足了发条的机器,一年四季,不知疲倦地劳作着。母亲靠着这双大而有力的手,辛苦劳作了几十年,让我们家从贫穷走向富裕,慢慢过上了好日子,可生活的重担,压弯了母亲的腰,也让她这双手从灵活变得笨拙,从光滑变得粗糙。

小时候,无论跟着母亲走到哪儿,她都会习惯性地牵起我的手。如今母亲老了,无论她跟我走到哪儿,我也会习惯性地牵起她的手。每次陪母亲外出散步,无论在嘈杂的闹市,还是在安静的公园,我都会像小时候母亲牵着我的手那样,很自然地牵起她的手。

如今,我长大了,母亲渐渐老了,在大庭广众之下,当我们再次牵起手,明显感觉母亲有些不自然了,她胳膊僵硬,还几次试图抽离我的手掌,若不是我攥得紧,

心香一瓣

一碗小面

彭涛

过年纪大了些。阿杰想起了十几年前的那个初春,也是一位大姐接待的他。那时候阿杰初到重庆,丢失了钱包和身份证,一时间流浪街头,饥寒交迫。就是那位大姐,把他拉进了面馆,给了他一碗热腾腾,辣乎乎的小面。

阿杰看了看面馆里的陈设布置,除了新添置的冰箱、空调,一切还是老样子,就连收银台,也还在老位置。

十几年了,这家面馆还开在老地方,看来面馆老板也是个念旧的人啊!

“小面来喽,慢慢吃!”

阿杰正回忆往事,大姐把面端了上来。大海碗,细面条,汤水红红的,浇头足足的。阿杰把鼻子凑到碗边闻了闻,一股麻辣味直窜鼻腔。

“阿嚏!”阿杰忍不住打了个喷嚏。“是不是太辣喽,要不我给你换一碗?”

“不用,就是这个味,地道,正宗,十几年没有变!”

阿杰夹了一筷子面,送到嘴里,辣味箭一样直冲头顶,眼泪鼻涕抢着流出来,头皮麻麻的,有要炸裂的感觉。

“桌上有餐巾纸,自己拿!”大姐看出了阿杰的窘态。

“嗯哪,谢谢!”阿杰连忙用纸擦了擦眼泪和鼻涕。

“弟弟,我看你也不像本地人,忍不住就真要忍,我给你拿瓶矿泉水吧!”大姐关心地问。

“嗯,我是外地的,想这正宗重庆小面想了十几年了!”

是的,十几年前那碗免费的小面,让阿杰度过了那个最寒冷的夜晚。这些年,重庆小面全国各地都有,阿杰每看到“重庆小面”的招牌就想往里走。这一次有机会再